



在2025年继续寻找答案

这是2025年的一个早晨，冷冽而清新。

新闻业与新闻专业的消逝在过去一段时间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在这个信息爆炸、速度至上的时代，还好，总有人还坚守在记录、见证与表达的第一线。总有读者愿意从短视频中抽身，阅读深度报道。感谢你们，也感谢我们在这个波诡云谲的时代中，依然坚持过着积极、真诚的生活。

世界真实、美丽而残酷，无论是上海台风“贝碧嘉”的凶猛风雨中，还是天山脚下简陋的中小学，仍有复旦人坚守，亲手把理想种在大地上。

我们关心辽阔世界中鲜活的生命，追问个体的幸福与痛苦、收获与失去。作为母亲的妇产科医生体悟爱与亲情在代际传递，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与其照护者在与遗忘和衰老博弈，这是具体的人

在面对生命时的坚定；经过关于职业疲劳和生死无常的漫长跋涉，医学生最终形成了更深刻的生涯思考，退或进的选择也加深着我们对生活的理解。

无论抗拒或迎接，变化总是降临。新旧交替那刻留下的问号，也许会在日后等到答案。

过去的2024年，复旦人留下无数故去的生活侧写，从此留存于集体记忆之中。与此同时，新生又在不断发生，提醒我们不要故步自封。人工智能逐渐编织进人类社会，从秋招到政治预测，新技术正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工作与思维方式。与时俱进的复旦园里，更广阔和多元的世界在每个人面前徐徐展开。

是的，世界充满变数，以至于有人说，那个追求自由、美好与浪漫的时代已经逐渐远去了。碎琼乱玉翩然而逝，快意恩仇已成余

晖，步履匆忙间，我们还愿意相信真爱与江湖吗？答案或许并不那么悲观。

琼瑶的言情小说构筑起几代人关于浪漫的集体记忆，而今高校中依然有一群热爱武侠的年轻人在“煮酒论剑”，蓦然回首，藤野和京本还拿着画笔坚持热爱的事业，鲍勃·迪伦歌中的自由作为时代灵魂交响被长久传唱。无论周遭如何变化，对自由与爱的向往始终是我们内心最深沉的坚守。

刚刚开始2025年，我们依然要面对未知与不确定性，消化故去的怅惘，新生的困惑。

但重要的是，我们希望继续保持追问，保持真诚，在时代的洪流中，找到属于我们的答案。

2024年，再见。2025年，你好。

孙欣然(2024级新闻学院研究生)

三十年后再相聚

三十四年前我们在复旦相识，四年后我们又在这里各奔东西。相识是一种缘，可惜那时青涩的我们并不太懂得惜缘。八十多名同学，有多少人还没有说过一句话，就随风飘散了。毕业时才想起那句诗“庭树不知人尽去，春来还发旧时花”。看见空荡荡的寝室，心里才空荡荡起来。

好在还有这三十年后的聚会。可是，见到久违的同学，突然又近乡情怯起来。是啊，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染霜，一路红尘滚滚，风尘仆仆，难掩沧桑。见面

的第一句话成了：“你还认识我吗？”“还记得我是谁吗？”难免思绪万千，难免近乡情怯。

是啊，三十年了，最想问的一句话是：“你现在还好吗？”不知你是否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三十年了，我们好久不见，好在还有这三十年后的聚会。今天心里涌上的是满满的回忆。记得女同学舞台上靓丽的身姿，记得男同学球场上矫健的身影，记得小组讨论会上一个个精彩的发言，记得你在毕业纪念册上俏皮的留言，也记得你那潇洒的书法。更记得我们是在老师们谆谆教导之下由复旦走向

了成熟。

好在有这三十年后的聚会，想送上高尔基的一段话：“我们的生活时钟是一座空虚、枯燥的时钟；让我们不要怜惜自己，用壮丽的业绩把它填满吧，这样，我们就会度过许许多多充满了激荡身心的快乐和灼热的自豪感的美丽时光。”

好在还有这三十年后的聚会，心中还充满深深的期待。我期待着我们的友谊更牢固，更长久，地久天长。希望一路上有你们，走路的心情更美丽。

郑文晖(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我“飞”进了复旦园

从进入高中的那一天始，复旦就是我的梦校，梦想中的“白月光”。

我不是一个那么那么聪明的孩子，不像有的学霸同学，什么课程都稍稍听一下就全都掌握得清清楚楚。为了来到复旦，我一直在好好努力。在高三的寒假是最煎熬

的，一模失利，成绩停滞不前，我在放的孔明灯上写下“2024 复旦等我”，发了一条动态“孔明灯将会带着我的愿望飞向更高更远的地方”，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孔明灯上的愿望，内心默默希望可以梦想成真。

艰难的高三终于过去了，那些艰难的日子我也已经记不真切

了。留在记忆中的查到录取结果时的喜悦，好像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在孔明灯上写下的愿望成真了，我真的来到了心心念念的学校，也将以复旦人的身份继续体验大学生活，奔向美好未来。

刘佳怡(2024级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

相辉纵论

始于初心 成于坚守

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外公外婆和妈妈作为医务工作者的敬业与奉献，立志选择做一名医生，1996年我以第一志愿录取上医临床医学专业。

“小儿科”，“大学问”，儿童骨科领域就涉及千余种病种。仅我们中心，每年要完成4000多台手术。但曾经面对一位脊柱外伤高位截瘫的孩子，我们无能为力，因为缺乏专精的儿童脊柱外科

医生。那一刻，遗憾、愧疚促使我有了向高精尖挑战的初衷。

十年间，我分别获得香港中文大学、亚太骨科学会等多项奖学金，赴香港、北京、日本、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等脊柱外科中心学习，逐渐成长为一名资深的儿童骨科专家。

饮水思源，服务人群。我除了立足本职岗位工作，还走进老少边穷地区做医疗公益慈善，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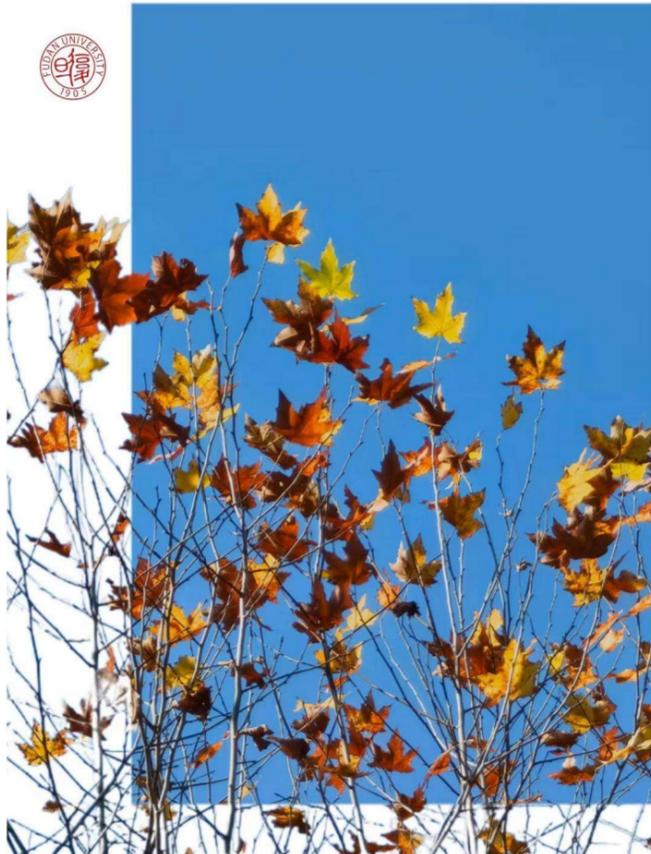
入复旦上医博医团医疗服务让我为人群服务的信念更加升华。

博医团有很多故事，我也是诸多专家志愿者的一个代表，但美好的结局是我们博医团最有意义的回馈。范仲淹就说过：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每一位医学生都有一颗学医治病救人的初心，每一位坚守的仁医都宁愿架上药生尘，但愿世间无疾苦。

王达辉(附属儿科医院骨科主任)

光影书画

老树霜余已尽红



图/姜煜青(2023级国际关系与事务学院本科生)

我一直不是一个成绩特别好的学生。高考那年看着自己有点悬的分数，路过复旦去了北方一所当时并不太了解，但也一眼钟情的高校。

原本就想着安安静静继续在本校读研。但是大四上国庆节后学院公布的保研政策，突然从往年的只看学业成绩，换成了要综合考量体育锻炼、金工实习、社会实践等等等等。我以0.04分之差跌出了年级前三的排名，无缘保研。

那晚躲在被子里哭了很久。迷迷糊糊中，看见那扇窗里透出了复旦的影子。醒来后我和自己说，那就试试考复旦吧。

三个多月的备考时间有点紧张。但也正是感谢这骤然的紧迫感，让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感伤。那时的宿舍还没通暖气，年少无知的我为了预防感冒，每晚睡前都会喝一杯板蓝根。那时的宿舍每晚十点要熄灯，在起跑线上落后的我为了赶上进度，借住了硕士学姐的宿舍。寒假里的宿舍很安静，但是也很空荡。每晚挑灯到深夜不仅是为了复习，也是为了能够困得倒床就睡不至于害怕得辗转反侧。

考完那天爸妈来电话。我说踏出考场的那一瞬间，心里想的就是赶紧收拾收拾准备找工作吧，成功上岸的理想更像是梦想。

分数出来时我正在上海找工作。虽然知道希望像萤火虫般渺茫，但依然还是脚不受脑控地来

到复旦研究生院的那幢两层小白楼。怯生生地敲开招生办公室的门，老师看着我的成绩单小纸条温柔而温暖地说，今年分数线还没出来，你这成绩应该还有希望。

若若干年后，我也从事学生管理和招生工作时，努力想把自己当时受到的那份温暖传递给更多人，因为那是迷茫和忐忑中的一束光。

几个月前，当我在台下酝酿要和某中学考入复旦的2024级本科新生说些什么时，脑海中闪现的是复旦精神的八个字——“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在复旦学习和工作的这25年里，没有人告诉过这八个字的精准解释是什么。但我清楚地看到了每年一批批同频相吸的复旦人从东西南北来到这里，用他/她们和复旦的故事丰富着这八个字的内涵，然后再将星星之火传播和传承到世界各地。

自由的前提是自律，无用的终极是有用。所以，怎样在新时代做一个“卓越而有趣”的复旦人，我和复旦的故事，未完待续……

刘丹丹(审计处)

副刊投稿邮箱：
Fudan_media@fudan.edu.cn